

体制变革进入“深水区”的终极启示

“体制人”与“寻租者”的生死博弈

体制内外

百合◎著



看书扫这里

和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 搜体制内外发送至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014036765

1247.54
294

体制内外

百合◎著



1247.54

294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724920

0140381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制内外 / 百合著. —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7-12338-0

I. 体… II. 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2620 号

责任编辑 : 张福臣

出版发行 :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 cbs22@whu.edu.cn 网址 : www.wdp.com.cn)

印刷 :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1000mm 1/16 印张 : 17.5 字数 : 249 千字

版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338-0 定价 : 3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第一章 同学会的秘密.....1

三十名同学的现状，就有了新的分类：体制内和体制外。在体制内的共有十三名，他们是在机关当处长的一名，在特产系当老师的六名，在南方高校任教的两名，在省蓝旗参场的四名。而其他人都体制外了，有一下子进了外企的，有教了一段书后下海的，有搞包工的，有做经销商的，有炒股变大户的，有最终在农贸市场看摊子的，体制内人数和体制外人数比是13：17。有句话典宏伟没说——全省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省蓝旗参场很有可能列在其中，到那时，这个比例还要有变化。

第二章 体制的问题很复杂.....17

典宏伟大体在各种意见中听出了主要意思，他站起来双手击了几下掌，会场又静了下来。“大家静一下，听我总结一下大家的意见。你们反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一是今年又有两个月没发退休金，现在生活有困难，有的靠儿女，有的吃老本，还有的买不起粮，买不起菜，更看不起病。二是退休金不能按月发，有钱时发，没钱时不发，有时欠几个月，有时还能补上，但总的是去年只发了半年，今年到了现在才发了一个月。三是医药费报不了，报销条件也高，一般的病都不给报。最关键的是大家担心这样下去情况会更恶化，因为眼瞧着场里收入来源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你们说是这样吗？”

第三章 集资风暴.....37

赵友已完全恢复状态，他说：“老殷，你放心吧，只要我们一起向这个方向努力，一定能成功的！我总结，只要体制内的事儿和体制外的事儿一掺和，就准能成！什么叫改革，不就是想把体制内和体制外分清楚嘛！其实，体制内有一套规则，体制外也有一套规则，这两套规则自成体系，很容易约束住人，也很容易管住人。怕就怕这两套规则搭了界，有了渗透，有了混杂，有了反应，那可了不得。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什么可能都能成为事实。所以，要改革，要分清你体制内的别过线，他体制外的也别越线。我们这件事，要逆着这个思路，把两者混在一起。”

第四章 无言的社保.....51

许明忠伤感地说：“我有没有问题，我自己非常清楚。我们这儿就是这样，一遇到社会和企业上的矛盾，最后总能转移到个人头上。有退休职工控告我，我能理解，虽然场子亏损不是一届两届的事，但我毕竟当着场长，发不出退休金，报不了医药费，他们告我，我能不理解吗？有在职职工控告我，我能理解，虽然企业的现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我毕竟当着场长，职工收入少，致富没门路，他们告我，我能不理解吗？有机关干部控告我，我能理解，虽然干部成堆是多年积累的，但我毕竟当着场长，人浮于事，内耗不断，他们告我，我能不理解吗？有班子成员控告我，我能理解，虽然集资是暗地里操作的，亏损是被掩盖的，但我毕竟当着场长，化解不了危机，激化了矛盾，我能不理解吗？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控告信能达到它的预期效果，甚至被放大，被利用。别人不清楚，你们还不清楚吗？这个时候，我需要的是给我撑腰，而不是别的。谁能理解理解我，体会一下坐在火山口上的感觉。”

第五章 场里来了调查组……………69

典宏伟的妻子付芸琪在吃惊后对典宏伟说：“阿伟，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搅到那里，就像掉进了大酱缸，早晚是咸的，人家躲都来不及……”

典宏伟解释道：“阿琪，这事定得突然也没得商量，直接就任命了，接着就拉来上任了。”他把上午卢厅长叫去谈话，张副厅长和人事处肖处长领着报到的事说了一遍，那边的付芸琪叹了口气说：“你呀，你不会说，班子里都是些同班同学，得回避一下嘛。”

第六章 边界纠纷……………89

情况很快弄清了，石春举的自行车修理部两天前就关了门，另外几个人的家属也反映，这些人走了两天了。

典宏伟找来派出所所长潘维利，他很快就从典家堡火车站得到了情况，这一帮老人买的是去北京的火车票，是最便宜也是最慢的那种。

看着宋方甲、齐双、典晓晓三人上了送站的小关的汽车，典宏伟还是不放心，对宋方甲说：“老宋啊，注意方法，别让人病在北京，要让这十五人全坐卧铺回来。”

第七章 动员大会很成功……………103

许明忠说：“你的这些朋友还真不好请，太忙了，改革现在是倒计时，各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改革措施，政府已派出了几批督查组，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落实具体政策。”

果然，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的文件发了下来，省蓝旗参场学校和派出所按照文件精神，要交给蓝旗县归口管理。

第八章 各路“神仙”齐过海.....121

许明忠挺挺身，满怀希望地说：“全省改制已全面进行，省里确定的九百二十六户重点企业更是进入了倒计时。虽然，省里发的文件都是讲工业企业改革，但这些文件一样可以指导我场改革。这就是我这次最大的收获。你那个老同学非常帮忙，听说你在这里受苦，他是非常使劲啊，研究来研究去找到了办法。我们蓝旗参场的场是个企业名称，也是个地域概念。在这个‘场’里既有工业企业，也有农业企业。工业企业当然可以执行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文件。”

第九章 改制进入“深水区”.....139

许明忠用了一个小时，将省蓝旗参场的改制构想向大家做了通报。

通报后，会议进入了讨论阶段，宋方甲说话语气很和缓，态度依然明确，他说：“我同意这个改制思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改制，我们可以做到退休职工老有所养，不会有大的意见。在职职工下岗后能够再就业，也不会有太多意见。只是改制成本还有缺口，刚才谈到的收回人参大厅，然后出售变现充实改制成本，我完全同意，但难度太大，近期恐怕不好实现。”

第十章 地下路线.....153

冯姐俘获男人的能力比较强，那些不检点的“公仆”一旦

成了她的目标，很少能逃出她的魔手。冯姐很快将省蓝旗参场当时的副场长兼副业总公司经理廉风和套牢。但廉风和不满足和一个以玩弄男性为乐趣的女妖配对。于是，他在一次和冯姐应付过后作为报复，又找来了风尘女，不幸心脏病突发，在剧烈的运动中做了风流鬼。

第十一章 方案出台很艰难……………177

借款的事在布莱前，就由典宏伟和郑介东敲定了，这缘于典里国先前的介绍。聚餐更像是个答谢会。典宏伟握着郑介东的手说谢谢，郑介东却把头贴过来，悄声对典宏伟说：“不用谢，老班长，一会儿，我还要求你们一件事，你那里是公家单位，体制内的事复杂，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典宏伟这饭吃得有些警觉，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和借款挂上钩，而且还要当着大家的面说。他提醒自己注意些，别让这家伙套牢了。他对郑介东有了新的认识，这人对别人暗恋的账，都能炒作着安在老婆身上，心眼大大地多。他看郑介东似乎周身都罩着光环，还有些琢磨不透。

第十二章 切蛋糕是个技术活……………193

潘维利眼前出现了赵友的形象，看来，他在县里确实是有后台的。幸好我今天问问，要是不小心揭了这个盖子，还不惹下大祸。真是人在江湖走，难免下错手啊！潘维利马上表示道：“隋局，我知道了，我不会碰这事，就是有人报案，我也会压下去的。”

隋军放下心来，缓缓道：“报案倒不一定，受害人报了案，也收不回本钱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报案。你们要正确引导，省直单位都是有平衡能力的。”

第十三章 尘埃落定……………213

殷继先真后悔，当初和隋军说过怎样换鉴定书，那是为了说明他仍对隋军在负责，在为他承担风险。可隋军和许言却把这个当成了把柄，用来要挟自己。真是要证明一个谎言，得再说十个谎言，要摆脱一个干系，却要缠上十个干系。要知道这样，当初自己的钱回来了，就不应再往前深探了，可现在却像掉进了泥潭里，越陷越深。

第十四章 陡然的风雨……………229

宋方甲从省城回到省蓝旗参场，兴冲冲地来到典宏伟办公室。对典宏伟说：“典场长，省政府林副秘书长专门为我场社保问题召开了省直六个部门参加的协调会，会上原则同意了我场以企业的名义，参加当地社会平均水平的统筹社会保险。并且，可以比照其他企业优惠的政策，落实软贷款和土地抵押政策。”

第十五章 “终结”的大局……………253

在卢厅长办公室，典宏伟递上总结报告，卢厅长用手翻了翻，说道：“宏伟呀，这么急找你，是因为全省国企改革到了收尾阶段，经省政府专门会议研究，已决定省蓝旗参场划归刚刚成立的省农副产业集团。省蓝旗参场的社会职能归蓝旗县三马架办事处，文件马上就到。”

第一章

同学会的秘密

三十名同学的现状，就有了新的分类：体制内和体制外。在体制内的共有十三位，他们是在机关当处长的一名，在特产系当老师的六名，在南方高校任教的两名，在省蓝旗参场的四名。而其他人都体制外了，有一下子进了外企的，有教了一段书后下海的，有搞包工的，有做经销商的，有炒股变大户的，有最终在农贸市场看摊子的，体制内人数和体制外人数比是13：17。有句话典宏伟没说——全省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省蓝旗参场很有可能列在其中，到那时这个比例还要有变化。

同学会上，几杯酒下肚，如同注入了热动力，升腾起热浪，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郑介东找准时机，开始讲他那个屡试不爽的段子。

“我们集团的主打产品大力参，壮阳效果奇佳。喏，就是这个品种。”说着，他扬起的手上变戏法一样多了一盒精致的大力参，晃了晃那开了一面透明天窗的条形盒子，接着说，“我有一次把这人参放进锅里煮面条，你们猜，怎么样？”

郑介东讲到这里停顿下来，用诡秘的眼神扫视着围在餐桌旁的十几位老同学，他的目光还在几位女同学脸上顿了顿，嘴角略有些上翘。

大家都显出努力思索的样子，典宏伟淡淡笑了笑，他听郑介东讲过这个段子，当然知道这小子是在卖关子。他相信在座有一半人也听过，但大家像商量好一样，谁也不说破，不说破就是厚道，就是捧场。试想，谁愿意遇到这种情况：读一本侦探小说，正看到紧要处，先前的读者在一个隐藏很深的名字下画了横杠，或者加了个旁注“就是他”。不加杠线，不加旁注也就罢了，大家还能拿出佯装不知苦苦思索的表情。看来，郑介东在这次校庆活动中，又要赢得更多面子，赚到足够的知名度了。

上大学时，郑介东在他们这个特产班绝对没有今天的风光。全班三十名学生，二十九名正常毕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只有他是肄业。在特产班，他太平常，平常得经常被忽略、被省去、被遗忘。就像他的相貌一样，一副大众脸，大众的嘴，大众的鼻子大众的眼，这些大众的五官又很大众地搭配在一起。大众可不是平均，不是匀称，而是一般般，是掉进人堆里找不出来的那种。郑介东的身高也挺大众的，大众应该是中等个子吧，可上大学时在大家的印象里他连中等都不是，那时他总是缺少水分般地缩着身子，看着就不显个头，也没个精气神。甚至他在班级里也不落后和捣乱，

他就是没特点，没特点是他的特点。可是，就是这么个没特点的肄业生，二十年后已是数千万资产的集团老板了。瞧他现在神采飞扬挥洒自如的样子，个子仿佛也长高了，人也长开了，这下特点也明显了，谁还能找到他过去的影子，都是钱垫底啊。

同学们的目光还聚焦在郑介东的脸上，他终于说出了答案：“那面条根根立了起来！”

“哇——”包房内爆出一阵近乎夸张的笑声。这个段子悟出后能一下子笑喷出来，正可以显示笑者的聪明。幽默是什么？幽默就是聪明人自我认可和被人认可的过程，谁不愿意自己是聪明人呢。当然，已经知道答案仍在大笑的算是另一种聪明。真是同班同学，又都聪明到了一块，不论是哪样的聪明。

在大家哄笑的同时，典宏伟还看到坐在他正对面的女同学肖枚轻移手心掩着嘴，试图要做出害羞的样子，但她转脸又放弃了这个努力，坦然地和大家笑成一片。典宏伟想，这就对了，都四十多岁的孩子妈了，这么个有点淡黄的小段子，还不至于做出姑娘般的害羞状吧。典宏伟还知道，包袱没抖完。果然，郑介东站了起来，晃着身子对着一个汤盆比画着，他显然是把那汤盆比量成锅了，“我一看，不得了，就拿锅盖盖。”他做着手忙脚乱往那汤盆盖锅盖的动作，双手很有弹性地往下按，闭着嘴鼓着腮，竟真的把脸憋得通红，然后缓了口气，又举起那并不存在的锅盖，扬起来问大家：“你们猜，锅盖怎么样了？”

“怎么样？”

大家又都做出想知道答案的样子，不论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

“嗨！锅盖成箴篱了！”

酒桌上闹出了气氛，同学们共同打造出示场，这是典宏伟愿意看到的，他有了完成任务的把握。今晚，他是受已退休的第一届特产班老班主任金教授的委托，在母校对面的这个金佰川饭店，召集省农学院四十年校庆特产班二十年班庆的筹备会。他把十来个对校庆比较积极的老同学召集在一起，提前做一些准备，最终还要找一个做东的——就是出钱的。从今天郑



介东的表现看，是非他莫属了。时下流行话语权，话语权就是谁钱多谁话就多，没看见美国人满世界说三道四吗，那就是人家有钱呢。

饭店外面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地映照到室内的墙上，那墙面上有一整幅的抽象画，红红绿绿斑斑驳驳，看上去似乎没个主题，那碎碎的，不规则的颜色，更没个主色调，就看你注重哪一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同学会的功能在逐渐地扩大。昔日的同学在一起，交流一下彼此的情况，叙谈一下昨日的友谊，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但同学会衍生出的内容可太丰富了，有回头找初恋感觉的，有建立关系网的，有做生意杀熟的，也有回避现实叙旧的。

典宏伟参加过不少同学会，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党校的，他感觉同学会还有一种对比功能。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走两条路，就找当初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同学做比较，同学就成了参照物。比如他吧，这会儿就突然想到，当初要不是回机关写特产志，自己会在省蓝旗参场干什么呢？或者已离开那里了吧？人生如网上游览，一层套着一层，闪烁的提示链接着下一个选项，到哪里都是一片天地。怎好预测。

二十年前，省农学院园艺特产系招了第一个特产班，正式设立特产专业，重点开设人参、鹿茸、貂皮等特产业的生产和加工课程。那时因招生匆忙，招生简章中还没来得及印上这个专业，就临时从报考其他专业的考生中抽了三十人，编成特产专业班。到毕业分配时，这个班的毕业生特别抢手。那时大学不好考，只有百分之三四的录取率，但分配也不愁，尤其是这第一批特产专业毕业生，全班三十名学生，除了肄业的郑介东外，都被两个单位包下了。一个是刚从省农业厅分设出来的省特产厅，正需要专业人才，就把这届特产班的七名班干部全部收入帐下。另一个单位就是省农学院，余下的二十二名同学都留校了，这些同学要和教他们的老师一起筹建特产系，特产系要从园艺系中分离出来，正缺人手。

典宏伟等几个风华正茂的学生干部就这样到了省特产厅报到。三天后，他们一同被分配到省特产厅直属单位，远在一百公里外的省蓝旗参场。

蓝旗参场可是全省数一数二的红旗单位，是一个集人参科研、生产和

加工为一体的大型国有事业场。他们七个又一趟车向位于蓝旗县的省蓝旗参场进发。谁知，刚到蓝旗，省特产厅的一个电话又追了过来，要抽调一名文笔好的毕业生到厅新成立的临时机构史志办写《省特产志》。那一年流行修志，每个行业都抽调人员写行业志，来送行的人事处肖干事就点了典宏伟的名字，叫他跟车回去写史志了。

典宏伟当天又回到省城，写了一年多的特产志，和各处室联系也就多起来，就没再回蓝旗参场，调到业务处去了。二十年来，他从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一直干到处长。而去蓝旗参场的六位，有四位仍在场里，两位中途去了郑介东创建的腾升参业公司。

当初，郑介东作为肄业生，特产厅自然是去不了，母校特产系也留不下。还是学院和系里做了沟通工作，把他分配到他家乡蓝旗县的供销联社土特产公司。于是郑介东这个参农的儿子，读了特产专业后，又回来收购水参了。在县供销联社土特产公司，他继续默默无闻，没人把他当成大学生、专业人才，本来他也没正常毕业嘛，要不是实行供销社柜组承包经营，他也不会走到今天。

在供销联社土特产公司干了一年多，全省供销系统开展柜组承包经营改革，郑介东所在的土特产公司，虽没有柜组但仍被分成了六个承包组，他被编入了六组。公司借给每个组十二万元的垫底钱，除负责本组成员开支外，还要向公司上交一万两千元的管理费，说是用于支付公司管理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开支。六组组长听说也是一个能人，他把他的五个组员召集在一起开会说，我们这个组也没什么业务，要不咱们这么的吧，咱们分开各干各的，垫底钱分开，任务也分开。郑介东就向公司借了两万元钱，背了两千元的任务，还要给自己开支，开始了类似个体的经营。等他回头一打听，同组的那五个人又合伙一起干了，等于把他给甩了。

被甩了的郑介东并没有看出怎么痛苦，像大学没正式毕业一样，麻木样的坦然。他也没别的门路，就是上一回大学多了一些同学，离他最近的同学就是省蓝旗参场的六位了，他来找他们，其实，他不找他们，他们也要帮他。毕业后，同学就更近了。人呢，先讲血缘，有血缘关系就是亲戚。

讲完血缘就讲水缘，喝一口井水的就比喝一条河水的亲，喝一条河水的又比喝另一条河水的亲。那要是同喝一锅菜汤的经历，就是同学了、战友了、工友了，这能不亲吗？于是，六个人凑在一起给郑介东想办法。

办法终于想出来了，科研所和供销社经常雇一些临时工，有时临时工工钱比正式工还多，郑介东就在省蓝旗参场做了临时工。典宏伟那时是省特产厅的一名科员，随处长到蓝旗参场搞调研，八个同学还搞了一次聚会。在这个聚会上，大家总结了已毕业三年的三十名同学的情况：一个班长坐机关，六个班干部在参场，二十二个学生变老师，一个肄业生当了临时工。

今天的聚会又免不了统计一下三十名同学的现状，就有了新的分类：体制内和体制外。在体制内的共有十三名，他们是在机关当处长的一名，在特产系当老师的六名，在南方高校任教的两名，在省蓝旗参场的四名。而其他人都体制外了，有一下子进了外企的，有教了一段书后下海的，有搞包工的，有做经销商的，有炒股变大户的，有最终在农贸市场看摊子的，体制内人数和体制外人数比是 13 : 17。有句话典宏伟没说——全省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省蓝旗参场很有可能列在其中，到那时这个比例还要有变化。

同学聚会，即需要人场，也需要钱场。一般来讲，刚毕业聚会可以实行 AA 制，如果毕业十年以上，甚至二十年了，还凑钱聚会，就显得班级里太没有成功者，也快立不住班了。

对费用的事，典宏伟做过一番评估。体制内的这十三位，除了在机关和学校挣死工资的，就是在国营参场上班的。别说没有多少活泛钱，就是有也不敢拿出来张扬。这几年，蓝旗参场效益不好，上午，他还和蓝旗参场场长许明忠通过电话。许明忠在班级里是团支书，典宏伟那时当班长，老班长给老支书打电话，讨论一下同学会的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典宏伟问许明忠，蓝旗参场的几个同学对校庆班庆有什么想法，许明忠说，这个筹备会他们就不参加了，现在场里又有十几位退休职工要到省里上访，他还要做些安抚工作，至于几个月后的校庆班庆活动，都悉听安排。典宏伟客气说：“哪里，你是班级的团支书嘛，又代表蓝旗一方。”许明忠苦

笑一声说代表蓝旗的是郑介东了，还是找他吧，他是成功者，应该出点血。完了又叹口气，说郑介东的集团汗毛里都有蓝旗参场的血。口气里有不服有怨恨也有无奈。

许明忠当场长后，曾跟已是省特产厅业务处处长的典宏伟说过，郑介东在这近二十年里，把省蓝旗参场的精华全吸干了。腾升的技术员三分之二是原蓝旗参场的技术员，还不包括兼职的和离退休的，其二分之一的业务员来自蓝旗参场。腾升的产品最初全是模仿蓝旗参场的，后来才更新换代，最后郑介东还大讲特讲什么“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现在，看到郑介东不忘在任何场合，抓住任何机会，推销着自己的产品，推介着他们的人生，典宏伟还真的庆幸，庆幸许明忠今天没来，要是他来了，还不知道又说出什么不是滋味的怪话呢。

体制外的十七位里，最成功的当数郑介东、仲亚欣和鲁梨，这三位都在腾升集团，郑介东是董事长总经理，仲亚欣和鲁梨是主管销售和生产技术的副总。郑介东的发迹也靠了这两位。现在鲁梨和仲亚欣也坐在这里，他们更是不知听了多少遍这个段子，但依然笑得很灿烂。

鲁梨在蓝旗参场科研所时，主要是研究人参加工技术。那时，所里有一套笨重的干蒸机，据说主要部件还是从以前的苏联进口的。在蓝旗参场，除了鲁梨以外，还没人能开得了这机器。原来倒有一位老技工会，但退休好些年了，退休前，场里也曾安排过两个徒弟跟着学过，但都因为太烦琐没学会。本来这套设备是闲置的，鲁梨来了后，没啥事就摆弄它。

鲁梨长得清瘦且苍白，做事情执着得近乎固执。他天生就是个机械迷，小时候就拆过收音机，拆完安装的时候零件总能多出来。上大学时，系里的自制健身器材还是他亲手焊接的。这回，他还真的和这套设备较上了劲，他反复分析写着俄文的图纸，在老技工去世前还到病床边讨教过几回，后来他就真把那台设备开动了。但场里并没把鲁梨会使用这套设备当回事，依然打报告要把这套设备淘汰掉，认为它太占地方，也没什么用途。另外，按财务的固定资产折旧的算法，它已经折没了。

临时工郑介东就帮助把这套设备卖给了县供销社废旧回收公司的一个



承包组，这个组当然高兴，很快就来办了手续。但这套设备的真正买主是郑介东，他又从回收公司加价五百元把设备买下了。紧接着，他在紧挨着省蓝旗参场的三马架乡成立了一个人参加工厂，挂靠在乡里，也算是个乡镇企业。

两个月后，蓝旗县三马架乡腾升人参加工厂开业了，没多久，郑介东就小有斩获，正在得意的时候机器坏了，于是请鲁梨帮忙修。鲁梨修了几回，就被蓝旗参场的老林场长知道了。老林场长在大会上说：“三马架一个乡镇小企业，转弯买走了我场的那套淘汰设备，生产和我们一样的人参制品，那个厂长乔装改扮到我们场偷艺，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我们场里有个人，现在还在帮他修机器，如果再这么干，我叫他没好果子吃。”

鲁梨吓得找同班同学齐双去通融，因为林场长马上就是齐双的岳父了。齐双在班级是宣传委员，也许因为这点底子，进场后就在场办写材料，并且质量让老场长很满意，就要把独生女嫁给他。齐双说我哪敢给你解释啊，你以后就别去修了，于是鲁梨也就再不敢给郑介东修机器。这边郑介东的货供不上卖，又收了人家的定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天到晚围着鲁梨转。鲁梨被他缠不过，只好偷着把那套设备的俄文图纸借给了他，还教了他一些要领。

然而，这一切没有逃过老林场长的耳目，他要科研所把设备图纸送到档案室存档，结果鲁梨拿不出来，想到三马架去取，却被林场长拦在了大门口。鲁梨无奈只好说了实话，他也因此被调离了科研所，到生产科的一个仓库里看大门。郑介东知道后，就要鲁梨干脆到他那儿干，这么一拉一推，鲁梨就办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到腾升人参加工厂上班了。而郑介东在早些时候已彻底脱离了供销社。现在，鲁梨已成了腾升参业集团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总。

过了几年，郑介东又利用仲亚欣遭遇感情危机的契机，把这个颇有心计的漂亮女能人挖到了腾升去做销售经理。仲亚欣加入后，抢先注册了“蓝旗参”商标，搞得南方人根本分不清“蓝旗参”和蓝旗参场的区别，仲亚欣还煞有介事地在媒体上打假，说“蓝旗参”才是最正宗的人参产品。那时，